

文匯娛樂 WEN WEI ENTERTAINMENT

專線：2873 8075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com

鄭文雅 的充實人生

將興趣發展成藝術服務社會



香港小姐一向標榜以美貌與智慧並重，但不是太多美女的「智慧」被認同，然而對鄭文雅為「智慧型港姐」絕對當之無愧，陶瓷、攝影、舞蹈、藝術表演都行；到了今天再加一個「藝術家港姐」都無人異議了，她追求的不是華衣豔妝，豪門少奶式生活，而是充實的人生。她將興趣發展成藝術，將藝術融入生活，將生活結合社會，服務社會，正是一個完美的人生。

鄭文雅在中國戲曲攝影展加入了一批從未曝光的「粵劇紅伶」攝影作品。



鄭文雅透過鏡頭來捕捉粵劇名伶不同的美妙場面與演出者的神采。

鄭文雅在中國戲曲攝影展從銅鑼灣到旺角，再到南區的數碼港商場展出。《戲影情真鄭文雅中國戲曲攝影展》從2月4日至29日於數碼港3座展覽區舉行，歡迎大家走進她鏡頭下的藝術創作世界！這次展覽中加入了一批從未曝光，不少「粵劇紅伶」作為攝影題材的作品，包括汪明荃、阮兆輝、梅雪詩、蓋鳴暉、劉惠鳴、衛煥輝、陳咏儀、陳好逑、廖國森、陳鴻進及羅家英等等，他們演繹廣為人熟悉的劇目如《帝女花》、《李後主》、《大唐胭脂》、《聊齋驚夢》、《金玉觀世音》、《德齡與慈禧》、《紅樓夢》、《白蛇傳》、《蝶海情僧》時的風采、做手及神髓，表情是

極全神真情洋溢；是她喜歡以自然流露及隨心的方式拍攝的效果。原本她只是坐在觀眾席拍攝，邊看戲邊捕捉，沒有叫人擺架式的。

鄭文雅透過鏡頭來捕捉粵劇名伶台前幕後的美妙場面與演出者的神采，這都是一種藝術創作的過程。當中的照片佳作更破天荒沖印在極具中國色彩的宣紙上，再以國畫卷軸形式鑲裱，形象十分符合中國戲曲文化的傳統特色。而此批攝影作品將於展覽後捐贈香港八和會館作為籌款活動之用。較早之前她已捐出由其編寫及拍攝的中國戲曲攝影集《文情雅戲》予慧妍雅集作慈善義賣及籌款用途，所得收益合共港幣90,500之善款

全數撥捐「香港八和會館」，以支持香港的中國戲曲發展。

對中國戲曲「情」源自童年

鄭文雅對中國戲曲所產生的「情」源自她的童年時代。「我幼時生長在香港偏遠的鄉郊，每年天后誕或太平清醮的大戲演出，就是我們最大的娛樂。我對『戲』最初的記憶——演員誇張的化妝，服飾上的閃亮珠片，豪華瑰麗的刺繡，做手功架步姿，以至他們所操的曲調，都深深地印記在我的腦海中。」

「不是太多人會影戲曲的，我很高興有機會可以拍攝本地粵劇的演出，粵劇代表着香港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寶藏。中國戲曲蘊含豐富的表演藝術和文化內涵，融合中國神話、歷史傳說、音樂和戲服以至化妝等種種元素，反映着中國歷史發展與地方色彩。其實我不太認識粵劇，所以我希望以拍照的方式留下粵劇的影像，把粵劇此一藝術記錄下來，透過相展，讓更多人學習欣賞中國文化的動人之處，作為文化的傳承，同時希望向所有中國戲曲演員致敬。」鄭文雅指出時代急速發展，一些傳統文化的保存備受新潮流衝擊，她希望借力網絡平台將傳統藝術推向更廣闊的地域，熱潮攞得更高！透過攝影推動香港社會文化探索。

借攝影記錄原始風貌

鄭文雅結緣攝影，是青春年少已開始萌芽。1979年提名鄭文雅參加香港小姐選美的宗惟廣先生是一位出名的攝影師，鄭文雅當時就是幫他把雜誌上的漂亮照片剪下來分類收藏，開啟了其攝影的視覺啟蒙。宗伯伯曾把拍好的林黛照片放在櫥窗上，被路過的電影導演看中而發掘了林黛；從而影響到鄭文雅最愛影人物照，因為喜歡看到生活經歷在每個人臉上的體現。風景照同樣是心頭好，只是風景就如人生中的很多事情般不由自己把握，是無法預計，常常等待。80年代開始鄭文雅就喜歡當背包客到處去旅行，那時相機是身邊隨行的伙伴。「攝影是一件比高爾夫球還需要耐性，還要辛苦的事。但我喜愛攝影的發燒程度是只要有相影，幾辛苦也不怕，我希望自己的愛好都能對社會有益，所以我的攝影都有主題，會問自己拍這相片將起到甚麼作用？常與一班『體育攝影協會』的義工幫助一些大型體育活動影相，香港舉行的渣打馬拉松每年我都有影。我喜歡去世界各地的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拍照，將原始風貌記錄下來。一些高海拔地區如西藏、青海、黃山也去過，攝影要帶很重的器材行山路，很辛苦的，要趁年輕去。」

為興趣 犧牲睡眠時間

「我剛從埃塞俄比亞回來，此行很刺激，我是第二次去埃塞，第一次去北面，條件幾好，今次去南面，環境差些。南部的偏遠地區很艱苦，食住差，沒有水、電都不緊要，最重要有相影，我們去了一個非洲原始部落看女人割開嘴唇戴唇碟。她們大約在13歲時就開始練習往嘴裡放盤子，一旦失身她必須立即割唇戴盤。開始佩戴唇盤就說明她已具備生育能力，並準備結婚。往嘴裡放盤子前要動一個小手術，用小刀將下嘴唇和牙齦之間切開一個口子，使下嘴唇與齒根分離，然後插入一個木栓，幾周後等到傷口癒合，就換更大的木栓，不斷更換愈來愈大的木栓，她們下唇上的洞也就愈來愈大，戴唇碟愈大。她們以大嘴為美、為榮。外人看來覺得殘忍，但她們覺得靚。戴唇碟背後的原因，有3種：一是古時人們為防止外族入侵者或奴隸主看上本族的姑娘，故意把她們打扮得嚇人以保其純潔；二是防止魔鬼從口裡進入身體；三

是女子美麗的標誌，嘴裡的盤子愈大，姑娘的身價也愈高。那麼她父母可以收到50頭牛作為聘禮，一下就成了富翁。女兒嘴大也是致富的手段，所以我們不應自己觀念加於別人。還有身體上重要部位的彩繪，都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我還與她們一齊做陶瓷互動，教她們設計唇碟花紋，他們那裡有很高質量的泥土，可做不同款式的陶瓷紀念品，讓遊客買，增加收入。」

和攝影一樣，陶瓷同樣是鄭文雅在生活旅途中邂逅的至愛。當年剛從學校裡出來便赴希臘旅遊，被當地一個正在拉坯的希臘男孩所吸引，那人對陶瓷的專注利那間佔據了她的視線，讓她產生了深深的眷戀。回到香港以後開始拍電影邊學陶瓷，即使犧牲睡眠時間也樂此不疲。如今已經有自己的陶瓷工場，教學生，特別是幫助智障學生，又是有意義的工作。

鄭文雅平時忙於諸多社會公益和



CLGA, HKLPGA等的高爾夫事業，常常感覺要和時間賽跑，與其要用化妝的3個小時來保持美麗，不如拿來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自信眼神、真誠爽朗性格，優雅微笑在她臉上綻放着，這就是幸福女人的表現。鄭文雅覺得必須要保持內在的氣質與涵養，保持與時代脈搏同步，不與社會脫節，這樣才會活得優雅幸福！快樂！



鄭文雅對中國戲曲所產生的「情」源自她的童年時代。

機會來臨前先充實自己

將興趣發展成藝術，寓藝術於生活、娛樂、服務社會；鄭文雅打高爾夫球、攝影、做陶瓷，一直構築着平衡工作與興趣的「鐵三角」，她有幸福的家庭，疼愛她的丈夫，但她人生中的最大樂趣是不斷拓寬生活視野，而不是舒適的少奶奶生活。鄭文雅認為人到這世上，美貌與出身、家庭環境是沒權選擇，但過怎樣的人生是有權選擇。「我出生時是窮家女，我擁有的全是自己努力工作得到

的，我是自己賺錢去滿足自己的興趣，做高爾夫球教練賺錢買相機、旅費，每次出去玩一程，回來就動力補數。年輕人埋怨別人不幫你之前，先問問自己又付出了幾多，機會來臨前先充實自己，才有成功的機會。」

鄭文雅以前亦曾活躍於電視界、電影圈，會否「重出江湖」再度參演電視劇？她卻笑言害怕太辛苦「頂唔順」呢！她當年不留戀娛樂圈拍戲，是嫌應

酬宣傳活動讓她幾乎完全沒有私人空間。她是一個喜歡不斷學習的人，這種被安排好的生活讓她沒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演藝圈的生活的確有點封閉，幾乎所有時間、事情都不由自己控制，交際圈也只局限在演藝圈內，視野難以拓寬。但攝影、做陶瓷、打高爾夫都是可以讓自己百分百控制的東西，而且一部電影或電視劇的成功都是取決於團體工作(Team Work)，每當電影取得高票房所得到的滿足感，遠遠不及那些靠自己一手一腳整出來的作品。」

採訪：焯玲 攝影：劉國權